

符

驥

良

印

厚

九三老

符驥良印



峯山苦節
石如
不見
孤為



騷良道元
舉以書法
蘇東坡
蘇東坡
蘇東坡



騷良印存

秦漢
親矩

騷良賢友
日本文化
交流
紀念
批
一
廣
雲
思
心



追轍秦漢

騷良兄將之日本流·交流文化書此
贈行 辛未春日錢君刻時年八十六



金石名家代有人精良篆刻入
於神古香古色堪欣賞不盡奏
拳彌可琢
學書習畫互相仍愧我衰年力
不勝莫道雕蟲為小技隨心信
手無師承



符君驥良精研篆刻惠贈彌可琢字無師
承即辛之方賦此誌謝

戊戌立夏日朱驥良



騷良印存

六

騷良體活印一自秦漢以降宋元晚漸諸派莫不採其
韻自欲與刻也運刀自刻則其面目又善製印泥蓋
于印泥粗陋未能類印之刻法精妙因亦由揀艾選
朱悉心研製鮮艷明晰為書一印泥後第一近之清
州西泠皆不多也今舉贈十許兩元余之房感其盛情
輒此為林藉首紀念 癸丑端陽老印



序 一

錢石刊

記得一九五三年前，余得趙之謙印百余鈕，欲鈐拓成譜，苦無高手成其事。一日，與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秘書長，篆刻家，收藏家魯庵張咀英先生言此，魯庵推薦驥良足可勝任，余聞而喜，即委鈐拓三十五部。彼時其正當而立之年，為該社助理秘書，日理社務，研究篆刻，得以縱觀魯庵所藏，藝事大進，其擬悲庵、黟山兩家幾可亂真。年余，《豫堂藏印甲集》（趙之謙印集）告成，余又委其鈐拓《豫堂藏印乙集》（吳昌碩印集）三十五部，此兩集的譜紙均印就頁碼，總計鈐拓萬余頁，無一廢者，真前所未有也。而鈐拓之精細，亦屬罕見。以后十多年間，又為余鈐拓《黃牧甫印譜》《君匋印存》《長征印譜》《西泠勝迹印譜》《玄隱廬印錄》《錢刻朱屺瞻印存》等，均為最好之鈐拓本。一九七三年『文革』期間，又委以鈐拓余所刻第一套《魯迅印譜》三十九部，竟功之日，『四人幫』爪牙以審查為名，從驥良處將原印拓本悉行攫走，余被橫加審查百日，驥良亦為此遭到迫

害。（注：此套印譜至一九七八年始得原物歸還，即后由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《錢刻魯迅筆名印譜》）然余豈因淫威而奪志哉，是年復又奮力重刻第二套印譜，期間每竣一鈕則謹而藏之。余與驥良只能相約在復與公園見面，或與唐雲、葉潞淵諸友在偏僻的小酒店暢談藝事。日月如梭，舊友星散，往昔動亂中短暫的歡欣早已化為記憶的碎片。一九七八年，廣東人民出版社邀余將第二套《魯迅筆名印譜》原印鈐拓五百部，余又委驥良主持此役，歷年余竟功，自有原拓印譜流傳迄今，五百部或乃空前之數也。

自完成五百部拓本之后，余藝事日繁，驥良亦沉酣于書畫篆刻，奮起追回『文革』中失去的時光，相見較疏，但知其藝事已臻上乘，其治印初法趙之謙、黃牧甫，其評趙印氣韵古茂，有如深山大佛；黃印用刀險峻，有如執戟天神，遂集兩家之長，上溯秦漢，因其博覽群譜，源流遞變，融會于胸，下刀自然不同時俗。其曾語：印者，信也，除藝術界人士外，終身只佩一、二印，當以或樸茂、或端莊，或秀逸，或雄渾、或險勁、或稚趣出之，使人見之生愛而及其人也，盡弃

傳統，胡亂舞刀，橫豎不分，字形拆開，教用印者陪伴一生，成何滋味耶。驥良擅篆隸，篆書一如其印，隸書脫胎于《禮器》《張遷》《曹全》，筆勢灑脫清雋，結體緊密蘊秀，從邊款上亦可見其面目。又嘗見其寫《金剛經》凡三十二幅，極盡端莊凝煉，一氣呵成，則非熟于北魏書者不可為也。

驥良書刻之外，尤以手製印泥蜚聲中外，其工藝得魯庵衣鉢而有所改進。

余原拓印譜所用之印泥，均為其所制，迄今三十多年，色澤更顯原砂之沉靜古麗，唐雲監為『魯庵印泥后第一，近之漳州，西泠皆不及也』。

五十年代，張魯庵氏執掌的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，為西泠印社后最大的全國性書法篆刻研究組織，王福庵社長外，沙孟海、錢瘦鐵、方介堪、諸樂三、王個移、馬公愚、來楚生、韓登安、陳巨來、葉潞淵、方去疾、沙曼公、張寒月等均為社中大家，余行年五十，亦躬逢其盛，驥良則剛進而立之年，年事當青，魯庵多病，社務多由其擔理，交友廣泛，所見各家各派及歷代印章原作數以千計，耳聞目染，藝事又獲進境。八十年代驥良主持海墨畫社金石書法篆刻部，舉辦展

覽多次，深得各界贊許。近十年，其參與編著的專業辭書不勝枚舉，印論散見于各種藝術專著，尤以《篆刻器具常識》一書最為獨到。驥良對於篆刻藝術的發展是很有貢獻的。光陰速速，彈指四十余年，去年驥良携來其所刻印存八卷，說數十年之刻印得一總結，囑為篩選，并問序于余，噫，余已耄耋之年，回憶余同驥良之往事，猶如眼前，驥良為余妻同鄉，又是親戚，爰書如上以志鴻爪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 沈午齋

序 二

胡海遠

符驥良先生是位風雅之士，與翰墨金石結姻緣，身居鬧市，埋首于斗室之中，躬耕於硯田石章之間，有筆如刀，擅長書法，尤善隸篆；有刀如筆，更精于篆刻。暇則廣交游，以文會友，尋師問藝，數十年如痴如醉，轉益多師，苦學自研，經歷風霜雨雪，走盡坎坷路而自成家。

驥良少年得《漢銅印叢》印譜一函，愛不釋手，一一摩刻，竟至廢寢忘食。漸長，以書畫篆刻自娛。一九四九年得識滬上名家唐雲、錢瘦鐵、白蕉、來楚生、蘇淵雷諸先生，亦師亦友，得益良多。當年田叔達先生，以書畫篆刻名滿海上，多承教授指點，遂以《峰山碑》及趙之謙之印入手；書法則習張遷、曹全、華山、乙瑛等碑，逐步走上書法篆刻之藝途。

一九五六年，加入『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』，社長是大名鼎鼎的王福庵，秘書長張魯庵也是馳名海內外的篆刻家，家藏萬卷，尤以歷代金石篆刻最豐。驥良任秘書助理，協理社務，與他過從密切，得入書齋瀏覽百家，廣開眼界提高學識修養，細心勾描摩刻名章，打下篆刻緊實基礎。該社成員百四十余人，名家薈萃，聲名赫赫，極一時之盛，藝友交流，共同切磋，相互品評，教學相長，不啻藝海

探珠，靈山覓寶。驥良之藝，由是精勤猛進，取衆家之長，以秦漢印為基礎，益已之功，溶鑄為個人風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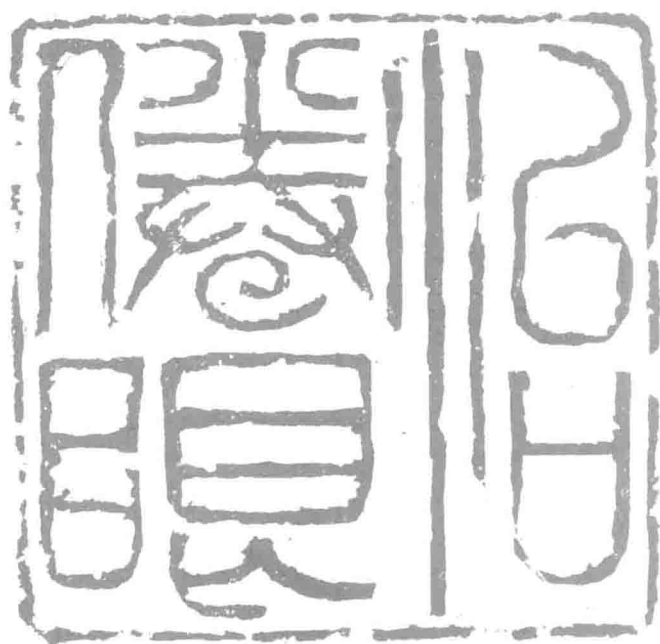
張魯庵先生是一代研制印泥名手，傳此絕活者唯符驥良而已，承王福庵先生之囑，不敢怠惰，精研細究千槌百練成符制魯庵印泥，博得張大千及海上諸家稱譽；還工于鈐拓技藝，歷年鈐拓古今印章逾萬，此雖小道，而從中獲益匪淺。其為趙之謙，吳昌碩，黃牧甫三家原石鈐拓最多，明其理，究其技，察其巧，深感此三家運刀完全不同，反差之大，為篆刻界所僅有，一反諸多評論家之說，可謂得天獨厚。

由此看來，符驥良先生之篆刻，上及秦漢，下自明清及當代諸家，無不博涉廣收，而于趙、吳、黃三家用力最勤。研制印泥，鈐印工藝，雖為旁技，却有助于全面理解篆刻藝術，豐富其實踐經驗，規行矩步，循序而進，矻矻以求，堅持不懈，此是成功之訣竅。觀其所治印章，布局嚴整，朱白粲然相映，清雅平正而有神韻。小印精巧細致，刀法紋理清晰而變化多姿；大印則氣勢雄渾，奏刀不露鋒芒而得神理，有氣象崢嶸，咄咄逼人之感。

茲逢《驥良印存》付梓之際，謹撰小文，以就教于識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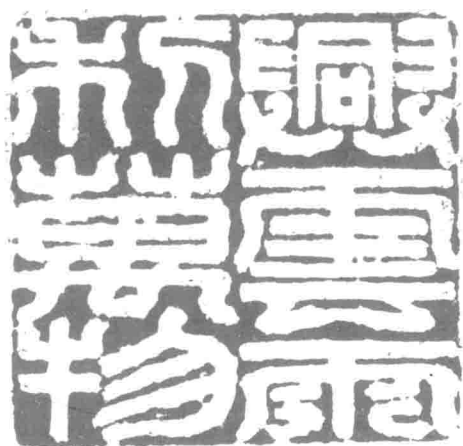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八年五月于上海

怡倦眼



騷
良
印
存

騷
良
印
存



興雲雨利萬物

文采風流

陳國庭印 黃自強印 陳之東印 吳愛連印 黃仲達印 吳劍忠印



騷
良
印
存

騷良印存

四



潘一鳴印

戴禮正印

沈志强印

何敬洲印

沈祖鈞印

顧耕發印